



■ 阿格里奇、迪图瓦和女儿们在舞台上的“全家福”
本版图片 记者 郭新洋 摄

我在现场

如臻化境的琴技被了无痕迹地融入演奏中，仿佛浑然天成；精准的节奏和力度，恰到好处地展现了饱满音色和清晰颗粒感……昨晚，钢琴女神玛尔塔·阿格里奇在上交音乐厅奉上了一场足以扣响心弦、震撼心灵的演奏，为她的申城首秀画下圆满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交响乐团在指挥家夏尔·迪图瓦的执棒下亦有如神助，攀上又一高峰。这场珠联璧合的音乐会还有华裔00后新生代钢琴家王雅伦以及阿格里奇的两个女儿加盟。拉中提琴的大女儿低调“隐匿”在乐队中，而拥有磁性嗓音的二女儿安妮则充当“朗读者”，用法语旁白助阵圣-桑名曲《动物狂欢节》。“懂经”的乐迷们纷纷为这幅“全家福”画面所倾倒，眼神交汇的瞬间露出尽在不言中的微笑。

阿格里奇因情绪多变、极易紧张，时常临时改变甚至取消演出计划，在乐界有“被救场专业户”之称。在她登台坐上钢琴凳之前，谁都不知道能否如约聆听到女祭司的妙音，因而在侧门打开之前，掌声持久而热烈。或许，严格按照演出流程本就不是与众不同的阿格里奇风格，昨晚，曲目还是调换了顺序，奥托里诺·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被提到了上半场，而78岁的阿格里奇居然连着演奏两首曲目，包圆了整个下半场。

如果说难度近乎挑战极限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C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用来展现“阿姐”魔力琴技的，那么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则似乎是为营造轻松愉悦的家庭氛围而精心挑选。昨晚，最诙谐有趣、温馨暖人画面统统都出现在这则连奏带演的曲目中。“母鸡与公鸡”片段中，小提琴手帮忙“生了一只蛋”；乌龟“爬”上台时，阿格里奇渐轻渐弱的琴音，迪图瓦都被“哄”睡着了，乐队里还有轻微的鼾声。印象最深刻的



■ 阿格里奇、迪图瓦拥抱

是“钢琴家”那一段，安妮竟拿妈妈“开涮”，而阿格里奇也十分配合表演，还用手摆出尾巴的姿态。

虽说“恶搞之王”圣-桑的这部《动物狂欢节》绝大部分都是以各种动物比喻讽刺同行，但唯有流传最广泛的“天鹅”章节是留出的一方净土，纯粹描绘天鹅高洁之美，展现作曲家对美的追求。“天鹅”由阿格里奇和王雅伦的双钢琴及大提琴独奏共同完成，舞台上仅两束聚光灯，一边是不停在敲击着黑白键的阿格里奇，另一边迪图瓦和女儿安妮依偎着挤坐在一张琴凳上，他们手拉着手静静地听着阿格里奇的演奏，“全家福”画面美极了。 本报记者 朱渊

台前幕后

她有这世上最灵巧的手指和最敏锐的乐感；她有令人艳羡的盛世美颜和非凡天赋；有人说她性格古怪喜怒无常；也有人爱她率性诚挚纯净澄澈。她是马尔塔·阿格里奇，伟大的钢琴天才，无数乐迷心中神一般的存在。昨前两晚，78岁的阿格里奇在上交音乐厅奉上了她的申城首秀。音乐会由她的挚友、指挥家迪图瓦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共同完成。

票价翻八倍 等你一万年

听说阿格里奇要来上海演出，音乐圈掀起无数波澜。两场演出的票子在短短15分钟内售罄。临近开演，网络上转售价最高达6000元，而演出当晚，据说票价翻了八倍。临演出开场两小时，就有黄牛沿路蹲守收购，有小伙伴说最卖力的黄牛撒网一直撒到距离音乐厅足有1公里的襄阳路。

没有秒到票又不甘心错过的粉丝站在门口等退票，有人甚至一等等到中场休息。音乐会结束后，大批痴心乐迷苦守在“馄饨皮”侧面的演员通道，尽管工作人员再三解释“阿姐”已悄然离开，但直到散场后40分钟，依然有人拿着胶片、光碟执着等候。

传闻不靠谱 谁说不练琴？

为准备上海的演出，阿格里奇4月30日晚上便在女儿的陪同下坐飞机抵达。78岁高龄的她丝毫没有步履蹒跚，走出接机口时一人推着载着四只大箱子的行李车。上交团长周平想上去帮忙却被微笑拒绝：“没事，我可以的，这个手推车还蛮好推的。”

和传闻中“几乎不练琴”恰恰相反，起码

这里有你想了解的『阿姐』

钢琴女神阿格里奇上海行纪实

在来沪期间，阿格里奇展现的是职业钢琴家的专注和勤勉。来演出前，合同中就明文规定，入住的酒店必须有钢琴。抵达次日，阿格里奇埋头在酒店练了整整一天的琴，未踏出房门半步。5月2日，她到上交和乐队合成，又是弹了一天琴，直到当晚回酒店休息前她还特地留了乐团管理人员的电话，“如果我晚上还想练一会儿琴，能否让你帮我开一下音乐厅的门？”

最亲密挚友 日常是“斗嘴”

到现场观看演出的小伙伴们，恐怕很难不留意阿格里奇和迪图瓦之间各种眼神交流和亲密互动。他们曾是最甜蜜的爱人，即便现在，仍然是最亲密的挚友和最契合的搭档。4月30日当晚，阿格里奇抵达酒店时已是晚上9点多，迪图瓦第一时间“冲”了下来，然后又特地跑回房间做了一杯咖啡端到她的面前。

有幸观摩了两天排练的小伙伴们更是为这对顽童般的艺术家的日常所倾倒。“排练？他们排练的日常就是‘斗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然后？然后当然迪图瓦败下阵来，当然，偶尔‘阿姐’也会妥协。”比如首场演出乐迷们能够收获阿姐两首加演曲目，还得谢谢迪图瓦的“暗中协助”。第三次返场，是迪图瓦拉着阿格里奇一同上台；第四度返场，也是他暗中用手指着钢琴，鼓励观众不要气馁。

这才有了当晚最难忘的返场——斯卡拉蒂的奏鸣曲以及节选自舒曼《童年情景》的《异国和异国他乡的人们》。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是“哄”着阿格里奇坐在钢琴前“安可”的迪图瓦，一脸宠爱地在她额前印下轻轻一吻后也并不走开，而是斜倚着钢琴静静听她的演奏。难怪有乐迷笑说：“看来是迪图瓦自己想听‘安可’曲目，我们都是沾光的。”

本报记者 朱渊

每个“王子”都有独特的灵魂

“世纪舞者”马拉霍夫亮相东艺

因为“世纪舞者”弗拉基米尔·马拉霍夫的首次到来，东方艺术中心挤满了芭蕾舞迷。昨今两晚，马拉霍夫与来自柏林国家芭蕾舞团、巴黎歌剧院、莫斯科大剧院、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等芭蕾舞团的八位明星舞者一起，为申城观众献上“国际芭蕾明星足尖盛典”。

最好的语言

本次演出，马拉霍夫和八位舞者带来15支古典芭蕾和现代芭蕾的选段。其中，马拉霍夫演出《缺失》和《天鹅之死》。马拉霍夫一向擅长在舞剧中用灵动的肢体和细腻的情绪表现角色、推动故事。这次的《缺失》，他剥离剧情，去表达一种失去工作后沮丧又迷茫的情绪。短短几分钟，强烈的情感就从马拉霍夫的舞蹈中流淌出来，引起观众的共鸣。

马拉霍夫的男版《天鹅之死》也颠覆了观

众的一贯印象。没有女版“天鹅”的舞裙，采用赤足、现代舞的形式，伴着圣桑的乐曲，马拉霍夫用柔软的舞姿、轻盈的跳跃展现人类与命运、死亡搏斗的顽强精神，令观众耳目一新。“通过肢体，我能够流畅地向观众诉说我的内心，那是更加丰富、难以言喻的东西。”

第25版王子

马拉霍夫身上有一种古典芭蕾中王子的特质：高贵、阴柔、有分寸、多愁善感。《吉赛尔》《天鹅湖》《睡美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曼

依》都是他最擅长的剧目。在不少粉丝眼中，他就是“真正的王子”。而无论马拉霍夫演绎过多少次“王子”，他总能跳出不一样的魅力。

“《堂吉珂德》的王子和《天鹅湖》的王子是不一样的。拥有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我可以很容易地抓住每个王子之间的差别。”马拉霍夫回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共跳过24次完整的《天鹅湖》。即便是同样的角色，每一次重跳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在退休后，他还编排了新版《天鹅湖》，以编舞的身份，创造出他的第25个“天鹅湖王子”。

芭蕾的灵魂

2014年，46岁的马拉霍夫宣布退休。但退休后的马拉霍夫没有停下脚步：“我喜欢世界各地到处跑，教书、编舞、跳舞，体验不同的艺术形式，不断创作新的作品。”在他的眼中，30岁到40岁是一个舞者的“黄金年龄”。“只有经历过一些事情，体会过人生的挫折和失意，才有足够的感情放到舞蹈当中。不过今天，我还站在舞台上，也是因为有八位年轻的朋友和我彼此激励。” 本报记者 吴旭颖